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九輯

沈雲龍主編

黃梨洲（宗羲）年譜

謝國楨編

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黃梨洲（宗義）學譜

目次

一 傳纂	三三
二 學術述略	三四
(一) 黎洲之學術思想	三四
(二) 黎洲之政治思想	五九
(三) 黎洲之史學	六五
(四) 黎洲之文學	七〇
三 著述考	七四
四 學侶考	一〇
五 黎洲家學	一四
黃宗炎	一四
黃宗會	一四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六 梨洲弟子……………一四五

萬斯大附萬斯選……………一四五

萬斯同附萬貫 萬經……………一四九

七 梨洲私淑……………一五五

全祖望……………一五五

黃黎洲學譜

一 傳 纂

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卒於清康熙三十四年（一六一〇——一六九五）

宗羲，字太冲，號黎洲，浙江餘姚人，忠端公尊素之長子也。

江藩漢學師承記

尊素，字真長，

號白安，天啓間官御史，以劾魏忠賢客氏，削籍。三吳訛言翻局，以公爲主，逆閹忌而害

之，贈官賜祭葬，諡忠端。忠端公五子，著者三人，宗炎字晦木，宗會字澤望，萬斯大黎洲世譜並

負異才，黎洲躬自教之，儒林有「東浙三黃」之目。

全祖望神道碑文

並

3

黎洲垂髫讀書，卽不守章句，年十四，補諸生，隨學京邸，忠端公科以舉業，黎洲弗甚

留意也。忠端公爲楊左同志，逆閹勢日張，諸公朝夕過從，屏左右論時事，或密封急至，獨

黎洲侍側，益得知朝局清濁之分。天啓六年三月，忠端公與高忠憲攀龍、周忠介順昌、繆文

貞昌期、周忠毅宗達、李忠毅應昇、周忠憲起元先後被逮。黎洲送至郡城，劉念臺先生宗周

錢之蕭寺，忠端公命黎洲從之遊。閏六月辛丑朔忠端公卒於詔獄，凶問至，太夫人痛哭至暈

絕，黎洲勸解，太夫人曰：「汝欲解我，第忘大父拈壁書乎？」蓋封太僕胤溟公（黎洲之

祖），嘗於黎洲出入之處，大書「爾忘勾踐殺爾父乎」八字拈於壁，黎洲受教痛哭。黃明是

時忠端公既死詔獄，門戶艱危。神道黎洲奉養王父及母以孝聞，讀書至夜分，伏枕嗚嗚哭，

不敢令堂上知也。明思宗即位，搆鐵錐草疏入京訟冤，至則逆閹已死，有詔卹死閹難者，贈

官三品，予祭葬，蔭一子，乃詣闕謝恩，疏請誅曹欽程、李實。蓋忠端公削籍，乃欽程率閹旨

論劾，而李實則成丙寅黨禍之首者也。得旨，刑部作速究問。崇禎元年五月，會訊許顯純、崔

應元，對簿時，出所袖錐，錐顯純，流血滿體。顯純自訴為孝定皇后外甥，律有議親之條，

請從未減。黎洲謂顯純與逆閹構難，忠良盡死，手幾覆宗社，當與謀逆同科；以謀逆論，雖

如親王高煦，尚不免誅，況后之外親乎？卒論二人斬。時欽程入逆案，而李實辨原疏非實所

作，乃逆閹取其印信空本填寫，故墨在硃上，又陰致宗義三千金，求勿質。黎洲即奏稱李實

今日猶能公行賄賂，其辨詞豈足信哉！於對簿時，亦以錐錐之。然丙寅之禍，實由空本填寫

得減死。獄成，偕同難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，哭聲如雷，聞於禁中。思宗歎曰：「忠臣孤

子，朕心為之惻然。」黎洲與吳江、周延祚、光山、夏承，錐牢子葉咨、顏文仲，應時而斃，二人

乃斃諸君子於獄者。思宗憫其忠孝，不之罪也。黎洲在京師，殿應元胸，拔其鬚，歸焚而祭

之，忠端木主前，乃治葬事。父冤既白之後，師承益肆力於學。忠端公之被逮也，謂公曰：

「不可不通知史事，可讀歐徵錄。」黎洲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遡廿一史，後乃歸宿於諸經。旁及九流、百家，靡不究心。神道碑年十九二十時，讀二十一史，每日丹鉛一本，遲明而起，鷓鴣方已，兩年而畢，其勤苦如此。補歷代史表序是時山陰劉忠介公（宗周）倡道戴山，忠端公既命從之遊；而越中承海門周氏（汝登）之緒餘，援儒入釋，石梁陶奭齡爲之魁，姚江之緒至是大壞。忠介憂之，未有以爲計也。黎洲及門，年尙少，奮然起曰：「是何言與！」乃約吳越中高材生六十餘人，共侍講席，力摧其說，惡言不及於耳，故戴山弟子祁、章諸公皆以名德重，而四友禦侮之助，莫如黎洲者。戴山（劉宗周）之學專言心性，而漳浦黃忠烈公（道周）兼及象數，當時擬之程邵兩家。黎洲曰：「是開物成務之學也。」乃出其所窮律曆諸家相疏證，亦多不謀而合，因建續抄堂於南雷，思發東發之緒，開學文文肅公（秉）嘗見黎洲行卷曰：「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。」

方魏黨逆案之初定也，東林桴鼓復盛，慈谿馮都御史元鑾兄弟浙東領袖也，月旦之評，待公而定，蹇時中官復用事，神道碑逆黨咸冀錄用，而在廷諸臣，或薦霍維華、呂純如，或請復涿州（馮銓）冠帶。至陽羨（周延儒）出山，特起馬士英爲鳳督，士英以阮大鍼爲援，閩黨又熾，卽東林中如錢謙益以退閒日久，亦相附和矣。獨南都太學諸生仍持清議，乃以阮大鍼觀望南中必生他變，作南都防亂揭文，宜興陳貞慧、寧國沈壽民、貴池吳應箕、蕪湖沈士

桂共議署名，東林子弟首推無錫顧端文公（憲成）之從孫梟，被難諸家推梨洲，記 薦紳則金壇周儀部應實主之。大饑恨之刺骨，戊寅（一六三八）七月事也（其事詳下學侶考）。全謝山（祖望）嘗謂明莊烈帝之定逆案，實由於太學之清議，而太學清議實足以塞奸人之膽，使朝廷聞之，其防閑愈固，則是揭之功不爲不鉅。碑 壬午（一六四二）入京，陽羨欲薦梨洲爲中書舍人，力辭不就，遂南歸。甲申（一六四四）之難，弘光立國，大饑驟起，遂按揭一百四十人欲盡殺之。時梨洲憂國勢難支，之南都上書而禍作。記 太夫人歎曰：「章妻滂母，乃萃吾一身耶！」貞慧亦逮至，慶論死，壽民、應箕、士桂亡命，梨洲惴惴不保，僞帖未出，會清兵至南都不守得免。梨洲跟蹤歸浙東，則劉公已死節，門弟子多殉之者。碑 魯王監國，孫嘉績熊汝霖以一旅之師，畫江而守，梨洲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，隨諸軍江上，人呼之曰「世忠營」。黃竹浦者，梨洲所居之鄉也。梨洲請如唐李泌故事，以布衣參軍不許，授職方司員外。尋以柯夏卿、孫嘉績等交章論薦，改監察御史，仍兼職方司事。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，浮海至餘杭，縱兵大掠，王職方正中緡縣事，集兵民擊敗之，梧兵大噪，有欲罷正中官以安諸營者，梨洲曰：「乘亂以濟私，致干衆怒，是賊也；正中守土爲國保民，何罪之有？」監國從之。是年作監國元年大統曆，頒之浙東。馬士英南中脫走，在方國安營，欲入朝，朝臣皆言誅之。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，曰：「非殺士英時也；使其立功自贖。」

黎洲曰：「公力不能殺耳，春秋之孔子，豈能加兵於陳恆，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。」汝霖大慚，謝過焉。遣書總兵王之仁曰：「諸公何不沈舟決戰，由赭山直趨浙西，而日於江中放船伐鼓，意在自守也，葛爾三府，以供十萬之衆，豈能久守乎？」總兵張國柱之浮海至也，諸軍大驚，廷議欲封以伯，黎洲言於嘉績曰：「若封以伯，則國柱日橫，且何以待後來有功者？請署爲將軍。」從其請。又力言西進之策，孫嘉績以所部卒盡付之，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。正中，之仁從子也，以忠義自奮，黎洲深結之，使之仁不以私意撓軍事。查職方繼佐軍亂，披髮夜走，投黎洲，拜於牀下，黎洲出撫其衆，遂同繼佐西行，渡海，駐潭山。烽火遍浙西，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，尙寶司卿朱大定、兵部主事吳乃武皆來會師。議由海寧以取海鹽，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，百里之內，牛酒日至，直抵乍浦。約崇德孫奭爲內應，會清兵已戒嚴，不得前。復議再舉，而王正中軍潰於江上。黎洲走入四明，結山寨自守，殘兵從至者五百餘人，駐軍杖錫寺。微服潛出，欲訪監國消息，爲扈從計，戒部下無妄動。部下不遵節制，擾山中民，良潛焚其寨，部將茅翰汪涵死之。己丑（一六四九）聞監國在海上，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，晉左僉都御史，再晉左副督御史。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，黎洲言諸營之強，莫如王翊，乃心王室者，亦莫如翊，宜優其爵，使之總諸營，以捍海上，朝臣皆以爲然；俄而清兵圍健跳，城中危甚，會蕩湖救至得免。時熊汝霖、劉中藻、錢肅樂皆死，

梨洲失兵無援，與尙書吳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，暇則推算歐羅巴曆法而已。梨洲之從亡也，母氏尙居故里，而清帝下詔凡前明遺孽不順命者，錄其家口以聞。梨洲聞之，恐母氏罹罪，陳情監國，得請變姓名歸。鍾巒棹三板船送三十里外，哭別於波濤中。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州，復召梨洲副馮京第，乞師日本，之長崎島，不得請，梨洲賦式微之章，以感將士，乃回甬上。是時清廷所派大帥（張存仁）治浙東，凡得名籍與海上有涉者，卽行翦除。梨洲雖杜門息景，然位在列卿，而江湖俠士，多來投止，馮侍郎京第結寨杜奧，卽梨洲舊部。大帥習聞其事，梨洲名與馮侍郎並懸通衢。有上變於大帥者，首列梨洲名，捕者益急。梨洲竄匿草莽，東徙西遷，屢瀕於危；然猶挾帛書招婺中鎮將，遣使入海告警，令爲之備，而不克。弟宗炎與京第交通有狀，被獲，刑有日矣，梨洲潛至鄞以計脫之。慈水寨主沈爾緒難作，牽連梨洲，大帥遣人四出搜捕，乃挈眷屬伏處海隅草間苟活。師承記其後海氛漸息，梨洲無望規復，乃奉太夫人返里門，於是始畢力於著述，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。

梨洲嘗自謂受業叢山時，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，又不免牽纏科舉之習，所得尙淺；患難之餘，始多深造，於是胸中窒礙，爲之盡釋。問學者既多，丁未（一六六七）復舉證人學院之會於越中，以申叢山之緒。梨洲謂明人講學，襲語錄之糟粕，不以六經爲根柢，束書而從學於遊談。故受業者必先窮經，經術所以經世，方不爲迂儒之學，故兼令讀書史。又謂讀書

不多，無以證斯理之變；讀書多而不求於心，則又爲俗學矣。故受其教者不墮講學之弊，不爲障霧之言。大抵黎洲之學，始謂學必原本於經術，而後不爲蹈虛，必證明於史籍，而後足以應務，元元本本，可據可依，前此講堂鋼疾，爲之一變。全明望道人書院記神道碑其學盛行於東南。當時有南姚江，西二曲之稱，二曲者，李中孚也。師承記謝山謂黎洲以濂洛之統，綜會諸家，橫渠之禮教，康節之數學，東萊之文獻，艮齋止齋之經制，水心之文章，莫不旁推交通，自來儒林所未有。神道碑清康熙戊午（一六七八）詔徵博學鴻儒，掌院學士葉方藹先以詩寄黎洲，慈惠之，黎洲次其韻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，而告以不出之意。方藹商於黎洲門人陳庶常錫嘏，對曰：「是將迫先生爲謝疊山矣！」其事遂寢。未幾，清廷又有詔命葉方藹與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，黎洲爲世家子弟，家有十三朝實錄，復嫻於掌故。十八年方藹與元文又薦，黎洲乃與前大理寺評事興化李清同徵，招督撫以禮敦道。黎洲拒絕其請，並以母老病辭，方藹知不可致，乃請詔下浙江巡撫，就家鈔所著書，有關史事者付史館。元文又延黎洲子百家及鄧處士萬斯同參訂史事，斯同黎洲之弟子，黎洲戲答元文書曰：「昔聞首陽山二老，託孤於尙父，遂得三年食薇，顏色不壞，今吾遺子從公，可以置我矣。」二十九年，康熙帝以海內遺獻問尙書徐乾學，舉黎洲，但言其衰老乃止。浙江通志按黎洲瀕於九死之餘，全其堅貞之節；然在晚年雖拒絕方藹元文之請，而遣其子入京，應試清廷，終不免爲白璧之瑕，亦不能爲黎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

黎洲之學出於戴山，雖姚江之派，然以慎獨爲宗，實踐爲主，不恣言心性，墮入禪門，

師承

縝密平實，通鑑博覽羣書，兼通步算，能古文詞，尤工爲詩。南雷時屢呼及阮元時人傳上下古今，穿

穴羣言，自天官地志，九流百家之教，無不精研。浙江通志嘗以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，不論訓

話，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，立身則宗宋學。又謂昔賢闢佛，不掠佛書，但肆謾罵；譬如用兵，

不深入其險，不能勦絕鯨鯢也。乃閱佛藏，深明其說，所以力排佛氏，皆能中其窾要。師承

其論易曰：『聖人以象示人者七：八卦之象，六爻之象，象形之象，反對之象，方位之

象，互體之象；後儒之爲僞象者四：納甲，動爻，卦變，先天。乃崇七象，黜四象，著易學

象數論以授學者。』又論遁甲，太乙，六壬，世謂三式，皆主九宮，以參人事，乃以鄭康成

太乙行九宮證太乙，取吳越春秋占法，春秋外傳伶州鳩之對測六壬，推五行之究極，本乎大

道，不用臆說。文獻徵存錄曆學則少有神悟，及在海島，古松流水，布算簌簌，嘗言勾股之法，

乃周公商高之遺，而後人失之。神道碑嘗用泰西術探日月五星之會，以知其行度，宣城梅文鼎

算星曆本周脾經，人服其精，其實肇自黎洲。

嘗取明代儒者，區分之，定學案冠以師說，弟子附焉。文獻徵存錄其發凡云：『大凡學有宗

旨，是人之得力處，亦是學者之入門處。天下之義理無窮，苟非定以一二字，如何約之使其

在我，故講學而無宗旨，卽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。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，卽讀其

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，不能得月氏要領也。是編分別宗旨，如鏡取影。杜牧之云：「丸之走盤，橫斜圓直，以可盡知其必可知者，知是丸之不能出於盤也。」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。」

明儒學案後又輯宋元學案尙未成編，遺命子百家成之。年譜又嘗令弟子取漢宋諸儒經解，併其煩

複，著其異同，勒爲一書，經始春秋，只春王正月一句已盈五六帙，度不可成，遂罷。錄存

其論曆算，嘗謂「長水註楞嚴流變三疊，及徐岳太乙兩儀算學，岳所云：算器也，長水

所云：算法也，雖橫豎之言相同，其義不相干涉。今之算器，橫不列道，其分數於珠；徐岳

之算器，珠一而已，其數分於道。太乙算橫爲九道，其珠自下而上，曆一道爲一算；兩儀算

橫爲五道，自下而上者，一道爲一算；自上而下者始於五，終於九，黃青二珠，交相代也；

算九則窮，又移一柱，與今器迥別。長水之算只用今器，其所謂橫豎者，分別算位，本位是

豎，進一位卽是豎，本位是橫，進一位卽是橫，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。乾坤鑿度曰：「臥

算爲年，立算爲日。」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；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。」又有論孔子生

卒，曰：「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，此出於門弟子所書，歲月無復可疑矣。由

是而上，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。孔子之年七十三，不特見於史記、杜預註，孔

子家譜、祖庭記無不皆然，則孔子之生年在庚戌，亦無可疑也。」阮所論極爲精確，開後考

史年代真偽之端。碑道黎洲之學大要如此，黎洲講學，徧於大江以南，而瓣香所往，莫如江

東。年其學術之旨及學侶弟子，詳於下篇。

黎洲性耿介，待人接物，爽然以直，不爲媿媿之習，亦不爲過偏激之舉，嘗疾世之喜誹謗人者曰：「昔之學者學道者也，今之學者學罵者也。矜氣節者則罵爲標榜，志經世者則罵爲功利，讀書作文者則罵爲玩物喪志，留心政事者則罵爲俗吏。接庸生數輩，則罵考亭（朱熹）爲不足學矣。讀艾千子（艾南英）定待之尾，則罵象山（陸九淵）、陽明（王守仁）爲禪學矣。濂溪（周敦頤）之主靜則曰盤桓於腔子中者也。洛下（二程之學）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。遜志（方孝孺）罵其學誤主，東林罵其以黨亡國。相訟不決，以後息者爲勝。東坡所謂牆外悍婦，聲飛灰火，如豬嘶狗吠者也。」南雷文案卷四七條可以見當時名士不爲根柢之學而爲輕薄之習。故黎洲疾惡如仇，於友朋中多不少可，必責以正，在南都時見歸德侯朝宗（方域），每宴以伎侑酒曰：「朝宗之尊人尙在獄中，而放誕如此乎？吾輩不言是損友也。」或曰：「侯生性不耐寂寞。」曰：「夫人而不耐寂寞，則亦何所不至耶！」時人皆歎爲至論。及選明文，或謂當黜方域文，黎洲曰：「姚孝錫嘗仕金，元遺山（好問）終置之南冠之列，不以爲金人者，原其心也；夫朝宗亦若是矣。」其論人之確當如此。師承記其著行朝錄：哀輯有明南渡之事蹟，痛清兵之入侵，疾士人覲顏事仇之無恥，而爲之序曰：「唐末，士子應試者，方流運曲中以待試，其爲詩云：『與君同訪洞中仙，新月如眉拂戶前，領取嫦娥攀桂

子，任從陵谷一時遷。」中土之文人大抵無心肝如此。豈知海外一二遺老孤臣，心懸落日，血濺鯨波，其魂魄不肯盡爲冷風野馬者，尙有此等人物乎？」行朝錄嗚呼，可以見梨洲之志矣！南雷集 全祖望結埼亭集梨洲神道碑文 阮元嶠人傳 江藩漢學師承記 錢林文獻徵存錄 浙江通志黃炳垌梨洲先生年譜 明倫彙編 萬斯大梨洲先生世譜 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 徐顯小巖紀年 海東逸史學傳鈔 他書不備錄其文

二 學術述略

吾嘗謂顧寧人（炎武）開有清之經學；黃梨洲開有清之史學。梨洲天資尤爲卓絕過人，其學問大要可分爲四端：（一）梨洲之學術思想。（二）梨洲之政治思想。（三）梨洲之史學。（四）梨洲之文學。梨洲之學提倡民主之學說，而其特長尤在史學。茲分別而言之：

（一）梨洲之學術思想

梨洲致力學術，一生精力，在於學案。學案之名，實卽今之學術史，其體製亦實由梨洲所創獲。然在古代雖無學案或學術史之名；但如史記中之儒林傳、孔子世家、仲尼弟子列傳，漢書中之儒林傳，以及宋史之道學傳，實卽寓學術史之意，其見於經籍者，若禮記中之

學記、儒行、檀弓等篇，或記儒者之言行，或記儒林之遺事，要不可謂非學案之嚆矢。嗣後繼此而成爲專書者，若清人袁均所輯之鄭志，專記鄭康成之言行，宋朱熹所編伊洛淵源錄，明周汝登聖學宗傳，孫奇逢之理學宗傳，已成學案體之雛形。然若伊洛淵源錄諸書，率以道統自命，立論所以傳道，非所以傳學，而其編纂之法，亦甚簡略。黎洲所纂學案，則確有其編纂之宗旨，分類之方法，其長尤在有系統之組織，而無道統之成見，非肆口而妄談者可比。黎洲自云：『從來言理學之書，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，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，諸儒之說頗備。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：「海門意謂身居山澤，見聞陋陋，常願博古文獻，廣所未備，非敢便稱定本也。」且各家自有宗旨，而海門主張禪學，擾金銀銅鐵爲一器，是海門一人之宗旨，非各家之宗旨也。鍾元雜收不復甄別，其批註所及，未必得其要領，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。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疏略。」黎洲此言，誠爲能中其肯綮，談吾國學術史之專作，要不可不首推斯書，非可與以後之著作唐鑑之國朝學案小識，尹會一之北學編等類而論也。

黎洲纂有宋元學案、明儒學案及子劉子行狀等書；宋元學案，爲黎洲未成之書，全祖望王梓材爲覓其書，體例雖仍其舊，而亦非黎洲之原書。黎洲一生精力，專在於明儒學案，成爲一家之學，而子劉子行狀，亦立論至精，茲先就明儒學案等書言之。明儒學案記明一代儒者之書，其編纂之方法及其組織之特長，約有數端：

(一) 將有明一代儒林爲有宗旨有系統之排比，而以陽明蕺山爲宗，若網在綱，全書前後均有照應。

(二) 洞見各儒者之宗旨，而能用最簡單之語綜括而出之，提要鉤玄，纖屑無遺，尤爲梨洲之創見。

(三) 搜輯有明一代儒者之載籍，抉擇至精，亦非易事，而能分別其事實，辨別考訂其年代，分析其一生前後之思想，而明其思想之變遷，於陽明景逸（高攀龍）諸傳均能見之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已掌握學術思想發展之規律，而具有科學研究之方法。

(四) 爲研讀真理，苟於其理之未當，雖於其崇尚之陽明學派，亦爲辨析明理，不爲阿護之辭，不惜立論以闢之。

吾人已知明儒學案之特長，而後言其內容，以證明其說。茲先言明儒學案之組織，首爲崇仁學案，明初吳與弼康齋之學派，次白沙爲陳獻章之學派，次河東爲薛瑄敬軒之學派，次三原爲王恕石渠之學派，次姚江爲王陽明。姚江之學又分爲浙中王門：徐愛橫山、錢德洪緒山、王畿龍溪等；江右王門：鄒守益東廓、歐陽德南野等；南中王門：黃省曾五嶽、唐順之荆川等；北方王門：穆孔暉玄菴、楊東明晉菴等；粵閩王門薛侃中離等。學陽明而少變其旨者爲止修學案李材見羅，泰州學案爲王良心齋、耿定向天臺等。甘泉學案爲湛若水甘泉及

其從學之士。諸儒學案首方孝孺遜志，終孫奇逢鍾元。東林學案則爲顧憲成高攀龍景逸等。黎洲之編製學案，首以陽明爲宗，而又尊其師劉宗周，可以上繼陽明，故以蕺山學案殿焉。

蓋當明初，吳康齋、薛敬軒諸家之學，乘朱學之餘緒，粉飾帝王統治之太平，陳陳相因，毫無發明。陽明生於正德庸主，太阿倒持——宦官柄政之時，爲挽救明運之危殆，對於政治冀有所改良，竭其畢生精力，顛沛不渝，實行「內聖外王」之學，提倡「知行合一」之教。使「知識」與「實踐」由對立而形成爲統一，在程朱以來所談心性之學，理與氣二元之說，已具有進步之意義。然陽明所云：「知是行之始。」又云：「無心外之物。」所謂實踐，由「自我擴充」，則是不體驗諸物，而是體驗諸心；不是對於客觀事物之實踐，而實爲內心之修養，純出於主觀唯心論之學說。但陽明之學，內在亦有其矛盾，有玄學之一方面；亦有實踐諸物之一方面。陽明云：「爲學必須張弓挾矢，蓋天下無往而不可以爲學者。」因之陽明主張實踐之說，淺近易學，遂爲樸實農民百工之所崇尚，由龍谿心齋提倡之後，演變爲泰州學派。黎洲泰州學案云：「農工商賈，從之遊者千餘，秋成農隙，則聚徒講學，一村既異，又之一村，前歌後答，絃歌之聲，洋洋然也。」但心齋之學雖接近羣衆，然主張天泉證道，四無之教，更近於禪學，是未能撥雲霓而見其真旨也。黎洲生於甲乙之際，目覩時艱，舉陽明、蕺山之學，激濁揚清，期於經世致用，以爲世法。故揭櫫王學之真諦，揚棄其

「四無」之說，而力歸於實踐之旨，遂而蔚成不朽之巨製，紹後人以治學術之津逮，此明儒學案之所爲作也。槓估俾叢殘，識庸學淺，不足以明揚側陋，批判其是非，而發揮其學理，但就梨洲所著學案分析章節提要鉤玄，爲讀者省馳騁之勞，略具其端倪而已，但掛一漏萬，猶恐不免也。

梨洲深感陽明之學，再傳之後，卽流於禪，益失其真，故不可不亟辯。梨洲所撰子劄子行狀云：

「當是時，浙河東之學，新建一傳，而爲王龍溪，再傳而爲周海門汝登，陶文簡則湛然澄之禪入之，三傳而爲陶石匱梁函齡，輔之以姚江之沈國謨、管宗聖、史孝咸而密雲之禪又入之。會稽諸生王朝式者，又以捭闔之術，鼓動以行其教。證人之會，石梁與先生分席而講，而又爲會於白馬山，雜以因果僻經妄說，而新建之傳掃地矣。」

蓋陽明之學行之百年，其末流已入於禪，幸有蕺山出而爲之匡正，而後陽明之學始恢復其本貌，故梨洲之纂學案，前以陽明，後以蕺山爲宗，而諸儒之醇疵，多折衷於斯。

梨洲之述陽明之學也：首則述其思想之變遷，次則述其學術之宗旨，又次及其學術宗旨之定義，復辯明其非禪學，而於陽明之學意有未妥處，亦時爲之補正之。學案之述陽明，其次序雖未能盡如以上所云，然細釋其文，當不外乎此也。其述陽明思想之變遷，梨洲引蕺山

之言云：

「先生之學始出詞章，繼逃佛老，終乃求之六經，而一變至道，世未有善學如先生者也。是謂學則。先生教人喫緊處，在去人欲而存天理，進之以知行合一之說，其要歸於致

良知，雖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。」

陽明傳
信錄序

是陽明之學始則存天理去人欲，繼則知行合一，終乃成致良知之教。黎洲序陽明修學之進程云：

「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，自此以後，盡去枝葉，一意本原，以默坐澄心爲學的。有未發之中，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，視聽言動，大率以收斂爲主，發散是不得已。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，默不假坐，心不待澄，不習不慮，出之自有天則。蓋良知卽未發之中，此知之前，更無未發；良知卽是中節，此知之後，更無已發。此知自能收斂，不須更主於收斂，此知自能發散，不須更期於發散。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；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。知○之○真○切○篤○實○處○卽○是○行，行○之○明○覺○精○察○處○卽○是○知，無○有○二○也。居○越○以○後，所○操○益○熟，所得益化，時時知是知非，時時無是無非，開口卽得本心，更無假借濳泊，如赤日當空，而萬象畢照，是學成之後，又有此三變也。」

由上二節以觀，將陽明思想之變遷，分析極爲清楚。陽明所主張之「格物」「性卽理」

「知行合一」「致良知」梨洲均有適當之解釋，吾人不妨略引其文於此，以見陽明學說之一端。「格物」二字，梨洲最簡單之解釋爲：

「先生之「格物」，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，於事事物物上，皆得其理。」

按陽明之所謂「格物」，物即是事字，皆從心上說，如：「意在事親，即事親便是一物；意在於事君，即事君便是一物。」故陽明云：「無心外之理，無心外之物。」心物一致，故倡「性即理」之說。梨洲引陽明之說曰：

「夫物理不外於吾心，而求物理無物理矣，遺物理而求吾心，吾心又何物耶？心之體，性也，性即理也，故有孝親之心，即有孝親之理，無孝親之心，即無孝親之理矣。理豈外吾心耶？」

是陽明之說，純爲主觀的唯心論者。其言「致良知」之說，今先釋「良知」二字。陽明云：

「知是心之本體，心自然會知，見父自然知孝，見兄自然知弟，見孺子入井，自然知惻隱，此便是「良知」不假外求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，障礙，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矣。」

「良知」二字已明，若再言「致」字，梨洲云：

「先生致之於事物，致字卽是行字，以救空虛窮理，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。乃後之學者，測度想像，求見本體，只在知識上立家，儒以爲良知，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，先知後行，而必欲自爲一說耶？」

所謂「知行合一」者，上文「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」二語，最爲明晰。陽明所述之「知行合一」，雖非主觀與客觀矛盾之統一，然在主觀方面，內在之矛盾，能以統一，已較宋儒學說爲之精闢一層。既明以上陽明所主張之原理，然後引黎洲所述陽明學術大旨於后：

「先生憫宋儒之後，學者以知識爲知，謂人心所有者，不過明覺，而理爲天地萬物之所公共，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，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，說是無內外，其實全靠外來聞見，以填補其靈明者也。」

先生以聖人之學，心學也，心卽理也。故於致知格物之訓，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於事物，則事物皆對其理。夫以知識爲知，則輕浮而不實，故必以力行爲功夫，良知感應神速，無有等待，本心之明卽知，不欺本心之明卽行也。不得不言「知行合一」。

此其立言之大旨，不出於是；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，頗近於心學，不知儒釋界限只「理」字，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，一切置之度外，更不復講而止守此明覺，世儒則不特

此明覺而求「理」於天地萬物之間，所爲絕異，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，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。向外尋理，終是無源之水，無根之木，總之合得本體上，已費轉手，故沿門乞火，與合眼見聞相去不遠。

點出心之所以爲心，不在明覺，而在天理，金鏡已鑿而復收，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，此有目者所共睹也。」

宋儒以後之學者，以知識爲知，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，然後吾心之明覺，與之渾合；釋氏本心之說則於天地萬物之理，置之度外，故梨洲以前者謂之「沿門乞火」，後者謂之「合眼見聞」，皆未得其究竟。陽明之訓於致知格物之說，卽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，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，故菲薄知識而以力行爲功夫。總之，陽明之學由心性而至事物，徹內徹外爲一貫，與釋氏之直指本心，朱子之理氣爲二者迥然不同。後之劉蕺山、孫慎行以及清之顏習齋（元）、戴東原（震），氣質之性皆善之說，雖均爲唯心之論，然在宋元以來在心性學上更爲精密之研究，其學皆啓於此。但王學末流，多流於禪，如四無之說，鏡花水月之喻，與禪學奚別，更深入唯心論之泥淖。然陽明之學果從禪學中出乎？是不可不辯。明儒學案卷三十薛中離（侃）條下云：

「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三：曰廢書，曰背考亭，曰虛。先生（指薛侃）一一辨

之，然皆不足辨也；此淺於疑陽明者也。深於疑陽明者，以爲理在天地萬物，吾亦萬物中之一物，不得私理爲己有，陽明以理在乎人心，是遺棄天地萬物，與釋氏識心無寸土之言相似。不知陽明之理在乎心者，以天地萬物之理具於一心，循此一心，即是循乎天地萬物；若以理在天地萬物而循之，是道能弘人，非人能弘道也。釋氏之所謂心，以無心爲心，天地萬物之變化，皆吾心之變化也。譬之於水，釋氏爲橫流之水，吾儒爲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之水也。」是梨洲仍以唯心之說解釋唯心之論也。

「又其所疑者在無善無惡之一言，考之傳習錄，因先生去花間草，陽明言無善無惡者理之靜，有善有惡者氣之動，蓋言「靜」爲無善無惡，不言「理」爲無善無惡，「理」卽是善也。性卽理也猶程子言：「人生而靜，以上不容說，周子太極而加之無極耳。」獨天泉證道記，有「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者意之動」之語。夫心之體卽理也，心體無間於動靜，若心體無善無惡，則理是無善無惡，陽明不當但指其靜時言之矣。釋氏言無善無惡，正言無理也，善惡之名從理而立耳。既已有理，惡得言無善無惡乎？就先生去草之言證之，則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。二疑既釋，猶曰陽明類於禪學，此無與學問之事，寧容與之辨乎？」

所謂二疑既釋者，一、則天地萬物之理具乎一心，循此一心卽是循乎天地萬物。二、則

四無之說非出自陽明。此疑既解決，則陽明之學可謂昭然於世。故梨洲嘗云：「嗟呼糠粃眯目，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！」陽明四無之說爲：「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意之動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爲善去惡是格物。」此四句之教與陽明所言，頗有不合，故梨洲頗疑之，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條下云：

「先生每言：『至善是心之本體。』又曰：『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。』又曰：『良知卽天理。』錄中言天理二字，不一而足，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，亦未嘗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；若心體果是無善無惡，則有善有惡之意，又從何處來？知善知惡之知，又從何處來？爲善去惡之功，又從何處起？無乃語語斷流絕港乎？怪哉四無之論，先生當於何處作答？卻又有上根下根之說，謂教上根人，只在心上用功夫；下根人只在意上用功夫，又豈大學八目之旨！」

復次梨洲對於陽明致知格物之說，亦頗有異辭。陽明嘗云：「工夫難處全在致知格物致知上，此卽誠意之事，意既誠，大段心亦自正，身亦自修；但正心修身工夫，亦各有用力處，修身是已發邊，正心是未發邊，心正則中，身修則和云云。」

梨洲以爲：

「先生既以良知二字冒天下之道，安得又另有正修工夫？只因將意字看作已發，故工

夫不盡。又要正心，又要修身，意是已發，心是未發，身又是已發。先生每譏宋學支離，而躬自蹈之，千載而下，每欲起先生於九原質之而無從也。」同上卷

陽明之學本徹內徹外，爲一貫之學，四無之說，則與陽明至善是心之本體之說不合；上根下根之說，正心修身亦各有用力處亦與陽明致良知一貫之旨不合，故黎洲不惜爲文以質之。雖爲歷史時代所局限，黎洲仍以唯心之論來批駁陽明末流之學說，然而能指出陽明之學內部之矛盾，又使王學末流，不致再流入於禪，使其理論漸近於實際，黎洲之學，亦可謂挽狂瀾於既倒矣。

由上文以觀，將陽明之學，逐次分析而出，此文雖由楨略爲排比，然讀明儒學案之姚江學案，卽可以知黎洲編纂之意，條理分明，剖析思想，極爲精微，然於陽明之學，意有未安者，亦不惜辨難之，是黎洲力求真知思想之銳敏，爲當時人所不可及。明儒之學，繼陽明而起者爲蕺山，黎洲親受業於蕺山者也，故於蕺山慎獨之旨，發明亦最詳盡，約其學術，釐爲四端。子劉子行狀云：

先生宗旨爲慎獨，始從主敬入門，中年專用慎獨工夫，慎則敬，敬則誠，晚年愈精微愈平實，從嚴毅清苦之中，發爲光風霽月，消息動靜，步步實歷而見，故發先儒所未發者，其大端有四：

「一曰：靜存之外，無動。察問慎獨，專屬之靜存，則動時工夫果全無用否？先生曰：「如樹木有根，方有枝葉，栽培灌溉，只在根上用，枝葉上如何著得一毫；靜存不得力，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，此時如何用工夫。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，此時一毫私意著不得，無工夫可用；若走作後，便覺得便與他痛改，此時喜怒哀過了，仍是靜存工夫也。」

門人葉潤山廷秀疑誠意不足以攝內外。先生曰：「意誠則心之主宰處，止於至善，而不遷矣，止善之量，雖通乎身心家國天下，而根據只在意上，蓋謹其微者，而顯者不能外矣。如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，省察即是存養中最得力處，不省不察，安得所謂常惺惺者存！又存個何物？養個何物？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，安得不流而為禪！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，安得不流為偽！不特此也，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，求其所謂幾者，而謹之，安得不流為雜！二之已不是，況又分而為三乎！」

一曰：意為心所存，非所發。傳曰：「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。」言自心中之好惡，一於善而不二於惡；一於善而不二於惡，正見意之有善而無惡，所謂幾者動之微，吉之先見者也，正指所存言也。如意為心之所發，將孰為所存者乎！如心為所存，意為所發，是所為先於所存，豈大學知本之旨乎！蓋心無體，以意為體，意無體，以知為體，知無體以物

爲體，物無用以知爲用，知無用以意爲用，工夫結在主意中，方爲真工夫，如離卻意根一步，亦更無格致可言。問意爲心之所存，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！曰：意之好惡，與念之好惡不同，意之好惡一幾而互見，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，以念爲意，何啻千里！

一曰：已發未發，以表裏對待言，不以前後際言。謂程子云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此時下不得個「靜」字。」已是千古卓見，卻不肯下個「動」字，夫喜怒哀樂非以七情言也，一心耳！而氣機流行之際，自其盎然而起也，謂之喜，仁之德也；自其油然而暢也，謂之樂，禮之德也；自其肅然而斂也，謂之怒，義之德也；自其愀然岑寂而止也，謂之哀，智之德也；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窮者，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，而發之卽爲太和元氣，是以謂之中，謂之和，性之德也；故人有無七情之時，而無無四德之時，儒者若於未發前求氣象，不已惑乎！須知一喜怒哀樂，自其存諸中言謂之中，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，陽之動也；自其發於外言謂之和，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，陰之靜也。存發總是一機，中和渾是一性，內有陽舒之心，爲喜爲樂，外卽有陽舒之氣，動作態度，無不陽舒者；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，外卽有陰慘之色，動作態度，無不陰慘者。推之一動一靜，一語一默，莫不皆然。

一曰：太極爲萬物之總名，謂程子曰：「易有太極。」周子則云：「無極而太極。」無

極則有極之轉語，故曰：「太極本無極。」蓋恐後人執極於有也。而後之人，又執無於有之上，則有是無矣，轉云無是無，語愈玄而道愈晦矣。不知一奇即太極之象，因而偶之，即陰陽兩儀之象，兩儀立，而太極即隱於陰陽之中，故不另存太極之象。於是縱言之，道理皆從形氣而立，離形無所謂道，離氣無所謂理，天者萬物之總名，非與物爲君也；道者萬器之總名，非與器爲體也；性者萬形之總名，非與形爲偶也。知此則道心即人心之本心，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性。

粵自大學中庸，散於禮記，程朱表章以爲心學之書，有功於道術，信乎不淺。而後之言大學者，以把持念慮爲誠意之功，道心溷於危殆；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，中體落於偏枯。二書矛盾，非先生身體而力行之，又何以知未發之中，即誠意之真體段，而二書相爲表裏也。子對子行狀

右梨洲所舉四端：（一）靜存之外無動，須用靜存工夫。（二）心無體以意爲體，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。（三）已發未發以表裏對待言，存發總是一機，中和渾是一性。（四）道心即人心，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性。其學說由內至外，可謂一貫。蕺山之學承陽明之續，於陽明之說更匡正而補益之，其疑於陽明之學說，一則駁天泉證道四無之說；一則駁良知之說。四無之說，梨洲之說與之相同，故不另錄。其駁良知說曰：

「知善知惡，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，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，是知爲意奴也，良在何處？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，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，是知爲心崇也，良在何處？止因新建將意字認壞，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，仍將「知」字認粗，故不得不進而求精於心，非大學之本旨明矣。」

其辨「知」「意」「念」「請」字皆極精密，「知」爲心崇一語，最爲確切，故黎洲云：「蓋先生於新建之學凡三變，始而疑，中而信，終而辨難，不遺餘力，而新建之旨復顯。」黎洲之修學案以陽明爲宗，而陽明以後之諸儒多折衷於蕺山者以此。

吾人讀陽明、蕺山二家學說，黎洲對於各派之學說能用鳥瞰式之方法，將其學說大旨攬括無餘；而其他諸家，則能用提要鉤玄方法，三言數語能將其學說揭要而出，非認識其本旨者不能爲此。明代學術除陽明、蕺山而外，尚有白沙、甘泉諸家，茲不具引。茲將黎洲批評諸家揭要之語，略抄於後，以知明代學術之一櫛，與黎洲辨析之功云爾。

明初諸儒

吳康齋與弼 上無所傳，而聞道最早，身體力行，只在走趨語默之間，所謂天根卽是主宰，貫動靜而一者也。

夏尚朴敦夫 認心與理爲二，謂心所以窮理，不足以盡理。